



时代 命运 个人

(哈萨克斯坦)

努·纳扎尔巴耶夫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时代 命运 个人

〔哈萨克斯坦〕

努·纳扎尔巴耶夫 著

陆兵 王沛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本书根据努·纳扎尔巴耶夫
手稿翻译,由哈国总统府新闻局
授权出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时代 命运 个人/(哈)努·纳扎尔巴耶夫著;陆兵、
王沛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3

ISBN 7-02-004171-X

I.时… II.①纳…②陆…③王… III.努·纳扎尔
巴耶夫-自传 IV.K833.61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07832 号

责任编辑:张福生 装帧设计:何 婷
责任校对:郑南勋 责任印制:周小滨

时 代 命 运 个 人
Shi Dai Ming Yun Ge Ren
〔哈〕努·纳扎尔巴耶夫 著
陆兵 王沛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艺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53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6.75 插页 5

2003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3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ISBN 7-02-004171-X/K·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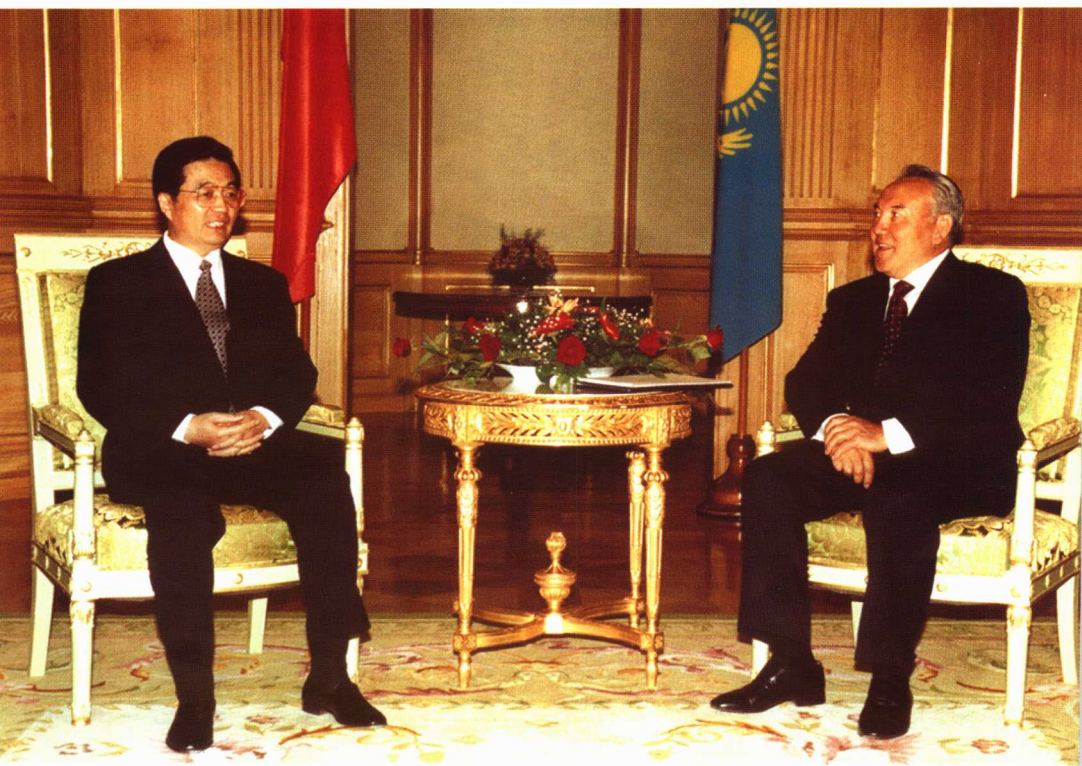
定价 13.00 元



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 2002 年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发言



江泽民主席同纳扎尔巴耶夫总统亲切会见



2001年哈总统亲切会见中国领导人胡锦涛



2001年9月13—15日朱镕基总理访哈期间会见纳扎尔巴耶夫总统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吴耀文副总经理陪同哈总统访问阿克纠宾



1995 年 11 月哈总统在办公室接见陆兵等人

致中国读者

向中国读者推荐这本书,使我感到由衷的喜悦。这个原因是,未必有谁能比近邻和友人更好地理解我和我的同胞们近十年来的感受。

本书最初的构想是回忆录,坦率讲,对此我兴趣索然。然而,越往下写,越使我倾心 and 投入。事件接踵而来,一个回忆引出另一个似乎全部忘却了的回忆。事件和回忆层层相叠,组成全新的题材体系,舍弃了起初模糊不清的情节。本书就这样循序渐进地写成了。书中我未突出作者个人,而是将两个至关重要的概念推到首位:“时代”,即从哈萨克先民度过的时代到我们激烈动荡的今天;“命运”,即哈萨克斯坦和哈萨克人、我的父母、朋友和同事们的命运。因此,本书取名——《时代 命运 个人》。

本书是独具特色的概览,引导读者了解我的祖国、她的昨天和今天,也是探索导致苏联解体并在其国土上诞生了一些新型独立国家的因果关系、异常不幸的突发事件及其规律性的尝试。

我希望读者,尤其是关注最新历史问题的人们,能从本书中找到足够多的、他们所鲜知的新的事实情况。本书倘若能为读者带来益处,我将不胜荣幸。

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

2002年6月

目 录

上 部 同一行列

第 一 章	追溯遥远的历史	3
第 二 章	坚如钢铁的人们	17
第 三 章	有毒素的遗产	30
第 四 章	改革的光明和阴暗面	47
第 五 章	帝国覆灭	62

下 部 独立之后

第 六 章	我们,哈萨克斯坦人民.....	91
第 七 章	货币与经济.....	106
第 八 章	民族共存与族际关系.....	125
第 九 章	联合体与一体化.....	147
第 十 章	无核世界.....	157
第十一章	希望正在实现的地方.....	176
第十二章	新世纪的命令.....	197

上 部

同 一 行 列

第一章 追溯遥远的历史

在距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不远的地方，耸立着阿拉套山脉。1940年我出生在那里。

当然，开篇之初我想讲述故土绚丽多彩的最初印象，对家乡的思念将伴随我的一生。但是令我刻骨铭心的却是另一种感受——经常性的饥饿。

卫国战争后的头几年，我当时还是小孩，黎明前总被唤醒。套上驴车我匆匆奔出村庄，得在早六时卡拉加林工人新村售货亭开业前赶到那里。我排在长队末尾，中午时分才到窗口前领一份面包。黑面包沉甸甸的，抓在手里面包皮便粘在指头上。我常常排两三次队，为了一次带回家十个面包。这种面包不宜久存，需将黑面包切成块，放在太阳下晾成面包干。

日常生活平淡如此。牛产犊是难得的真正节日。牛犊活下来便增添几丝希望，家里生活会轻松一点。这头乳牛挤出的奶通常救了一家人。用牛奶做的“艾依朗”，即哈萨克的酸奶，加上黄米或捣碎的玉米“塔勒康”^①一块儿吃。如果没有牛奶，我们就可能饿死。不光我们一家如此，左邻右舍也都是这样生活的。

对一个哈萨克人讲，不知道自己的祖宗上代是件丢脸的事。今天，即便在城市楼宅里也常常看到白发苍苍的阿帕(老奶奶)语重心长地教诲年幼的子孙们，让他们知道祖父、曾祖父、太祖父等先辈的名字及其经历。我也不例外。

^① 原文为哈萨克语，是一种用玉米或小麦捣碎、炒熟后加上砂糖的食品。

我的祖辈生活在阿拉套山麓的契玛干村,该村现属于阿拉木图州卡拉萨依区。我的祖父和整个家族,实质上都是山民(这一现象本身就不寻常,因为哈萨克人按传统讲是草原居民)。他们极少从山上牧场下来。冬季时常在峡谷过冬。哈萨克人通常以父名定子女的姓。我本不该姓纳扎尔巴耶夫,而姓阿比舍夫,因为我父亲叫阿比什,这样我们的习俗和当时实行的身份证制度就不至于有大的出入。

位于沙漠和高山之间广袤富饶的平原,构成当代哈萨克斯坦领土,千百年以来这里生息繁衍着游牧部落。公元前8—3世纪已经生活在此的萨基人,是今日居住在哈萨克斯坦和中亚地区众多民族的祖先。他们是精明的牧人、农民和剽悍的军人。在部落等级制度下每个氏族有其领地。据我们掌握的所有资料看,可以说萨基人崇拜自然力量——太阳、风、雷雨闪电,被他们视为神的化身。按他们的观念,神可以体现为幻想中的野兽以及现实中存在的动物。例如,在著名的伊塞克墓穴群挖掘中发现的王冠上绘有展翅的骏马拉着太阳神战车奔驰。

伊斯兰教大约在10到11世纪出现在这里。该教途经阿拉伯沙漠和中亚传播过来,建立了诸如撒玛尔罕、布哈拉、土尔克斯坦以及其他许多举世闻名的穆斯林文化中心。伊斯兰教深刻影响到哈萨克人的生活习惯、他们的文化和传统。这也明显地从当代很多礼节仪式中反映出来,譬如婴儿降生、婚礼、送葬仪式、死者忌日宴等其他传统风俗习惯。尽管苏联时期企图灭绝宗教,但大多数哈萨克人始终暗里持续遵循伊斯兰教规教义。

然而,绝不能视哈萨克人为正统穆斯林。即便伊斯兰教进入哈萨克人生活以后,它也只能和传统的崇拜自然力量以及萨满教和平共处。实际上伊斯兰教适应了我们传统的生活方式,吸收了古老的多神教迷信成分。例如,哈萨克人不允许朝火里吐痰。还有一种迷信说法,认为人从火堆上跳过去可以洗清罪孽。还记得

孩提时,妈妈禁止我用指头指划星星,这被认为是亵渎神明。

目前,在哈萨克斯坦正发生着人们回归宗教(不仅限于穆斯林教)的自然过程。我认为这中间有积极的因素。我在会见宗教信仰者、宗教界领袖和社会各界人士时,总要指出哈萨克斯坦人精神复兴的必要性,培育他们,尤其是青年一代信仰具有崇高精神的心灵。宗教——无论是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或是其他宗教也都宣扬这类信仰。同时我一直强调,我作为遵守国家宪法的保证人,决不允许在宗教土壤中滋生任何极端主义,成立破坏社会稳定的政治党派。

我略微离题说几句。苏联解体后,很多西方人士开始担心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前苏联中亚(其中含哈萨克斯坦)所有地区传播扩散的问题。诚然,我们无理由否认这种危险性。但是,我们国家的传统,它的历史,直至最新独立的历史令人确信,原教旨主义在哈萨克斯坦行不通。因为这里的伊斯兰教掺有很多多神教成分、现代的文明成果、人文主义思想和作为欧亚大陆居民的处世哲学。

在严格区分人们自然的宗教意愿和反动正统的原教旨主义之间的界限时,我知道,后者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构成严重威胁,尤其是对那些民主制度尚未巩固的国家更是如此。谁若是怀疑这一点,只要看看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地区发生的事件则一目了然,宗教极端主义在那里将千百万人民推进国内战争,拖入苦难的深渊。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在南斯拉夫事件、车臣危机和地球生活中的其他反常现象之中。

我们再回到历史题目上来。13世纪,现在的哈萨克斯坦领土归属成吉思汗王朝。我的祖先在从古代起经过若干世纪,经突厥和蒙古部落演变成一个民族,在15世纪获得哈萨克族的名称,并建立了国家——哈萨克汗国。

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哥萨克(沙俄帝制时自发形成后来定型的军事阶层)开始从俄国领土上对位于乌拉尔沿岸哈萨克汗国领

地进行侵犯。起初他们的行动可谓自愿自发。但到了17世纪末，哥萨克军队被正式派去保卫俄罗斯边境，用此做掩饰，他们开始侵占哈萨克草原和耕地。18世纪初，沿大草原北部边境建立了大批哥萨克居民点和军事要塞。这其中有鄂木斯克、热列津斯克、雅梅谢夫斯克、塞米巴拉斯克。

此时，准噶尔侵略军从东部加紧渗透。接下来发生的事件史实被苏联时期的历史学家们篡改。依照当时官方的说法，某些哈萨克汗国在和准噶尔作战时乞求从沙俄帝国那里得到保护和支持。第一个和沙俄签署协议的是小帐汗国首领阿布勒海汗。根据1731年协议，他承诺保卫俄哈边境，保卫途经平原的商队，必要时可向俄罗斯人提供军队，还向沙皇进贡动物皮毛。沙俄因此将小玉兹大部分苏丹置于其保护之下，并在两条河——奥里、雅伊卡（今乌拉尔河）的汇合处修建军事要塞。其他汗王效法阿布勒海汗的做法已经是很久以后的事了。

显然，这种说法诱使历史学家们，确切说是苏联当局炮制出哈萨克斯坦数个世纪以来欠俄国无数债务的论调，结论是哈萨克要永远对俄国感恩戴德。哈萨克的历史家研究却表明，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特别是最近提出的一个假说称，俄国和中国曾有过一份秘密文件，挑唆准噶尔和哈萨克反目。俄罗斯时而帮助哈萨克，时而帮助准噶尔。

1726—1730年间哈萨克人交了好运，他们取得了对准噶尔作战最初的胜利。到1757年，准噶尔汗国被中国彻底吞并。准噶尔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失误，差不多两个世纪后希特勒的德国又重蹈覆辙，他们同时在两条战线上作战。正因如此准噶尔既无法对付哈萨克人的起义，也无法抵御中国的战车。

在同准噶尔斗争中发挥了杰出作用的是阿布赉汗——最著名的哈萨克领袖人物之一。他不仅是一位优秀军事指挥者，而且是一位明智的外交家。阿布赉汗有时组织领导武装抵抗战胜敌人，